

故影追思

清明征文



关注公众号预约入园祭扫

投稿邮箱:qingyuan@qzwb.com
(邮件标题请注明“故影追思”清明征文)

我对外公的记忆,是模糊又清晰的。模糊的是岁月如梭,我已经记不清被他牵着的感觉,也有些淡忘他的声音。不过那些与外公相伴的有限时光里,他为一家奔波劳碌的身影,却一直清晰地刻在我心底。

外公从小生活在海边的小村庄,那里紧挨着一大片盐场。因为家里人不敷出,还没读完初中的外公便选择进盐场当盐工,帮父母扛起生活的重担。只是一家九口人,弟妹们尚且年幼,单靠当盐工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,是远远不够的,为了多挣一口粮,每日收工后,外公又得跟着父

母一起下地干活。那时的他春天应水浇地、耕田播种,盼着秧苗快快生长;夏天顶着烈日挑水灌溉,生怕作物缺水干枯;秋收时节更是争分夺秒,常常熬夜抢收,只为颗粒归仓。可即使一年到头辛苦不停,地里的收成依旧难以让全家人填饱肚子。

外公自小聪明,记忆力也好,看着乡邻看病不便,又想着能多一份收入帮衬家里,他才下定决心自学中医。凭着一股韧劲,外公顺利考取了个体执业医师执照,终于在村里开了一间小小的诊所,也是从那时开始,他一边做盐工,一边当医生,日子比从前更忙碌。

外公一向急病人之所急,平时一忙起来,三餐都无法按时吃,更谈不上好好休息。无论是把脉、问病情,还是开方子、配药材,他对每一个环节都严谨细致,从不敷衍了事。碰到家境困难的乡亲来看病,外公只会象征性地收点钱,有时甚至分文不取,有人劝说:“该收的钱就得收,不能白忙活啊。”他听了却不在意地回答说:

忆外公

□曾慧

“都是乡里乡亲,谁还没个难处。”那时外公每次出诊,都是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。炎炎夏日,他头戴草帽,背上驮着沉甸甸的药箱,因为本就怕热,他的脖颈上还得搭着一条毛巾,以便随时擦拭不断涌出的汗水。烈日下一趟趟奔波,回到家时外公的衣衫早已湿透,后颈、胳膊的皮肤还被晒得发红,有些地方甚至脱皮,母亲也曾跟我打趣说,那是上天颁发给外公的“勋章”。

若是遇上落雨天,出诊更是不易。外公要一手扶着车把,一手撑着伞,艰难地踩着脚踏前行。好几次遇上大雨,外公回来时浑身被雨水淋得湿漉漉,裤脚还沾满泥水,我学着母亲的样子,赶紧递上一条毛巾,他接过,总会抬手摸摸我的头,笑呵呵地说:“团仔知道心疼外公了,真乖。”

小时候不上学的日子,我很喜欢往外公的诊所跑,一待就是大半天,只为看他如何给病人治疗。记得有次外公为一位常年受头疼困扰的病人针灸,只见他将一根根纤细的银针,或直或斜地扎在患

者头顶,过一会儿,又轻轻捻转针身,每动一下,还会轻声询问病人:“这里疼不疼?”“感觉怎么样?”“有没有酸胀感?”看着外公一边施针,一边时刻关注病人的感受,随时调整施针手法,懵懂的我也对银针、对中医,生出了一种莫名的亲近与敬意。

从小耳濡目染,一颗学医救人的种子悄然在我的心中落地生根,多年后在填报高考志愿时,我便毫不犹豫选择了中医。如今,我也穿上白大褂,拿起银针,成为一名和外公一样的中医,用所学为病人解除病痛,延续着他当年的仁心与坚守。

又一年清明节将至,思念翻涌,站在时光的渡口回望,外公虽已远去,可他吃苦耐劳的品格、待人宽厚的善心、悬壶济世的执着,从未被岁月冲淡。如今,我把对外公的思念藏在心底,盼着自己能像他当年那样认真对待每一位病人,踏踏实实行医,继续在行医路上稳步前行,不忘初心,亦不负他。



人生就是不断地送别。所有的相遇,最终都会别离,只是告别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

老铁匠

□苏国钦

清晨,雄鸡嘹亮的啼叫声,如晨歌般划破村子的宁静。

村里打铁铺的老铁匠每天闻鸡起舞,生火抡锤,赚点钱补贴家用。他已是满头白发,我总担心渐渐走向沉寂的打铁生意突然有一天关门熄火,曲终炉凉。

老师傅年轻时在村里铁器社上班,有份稳定收入。后来铁器社解体,他和工友们各奔前程、自谋出路。兜兜转转,他终究还是回到原点,重操旧业,抡起了铁锤。他就在村口榕树下搭起简易打铁铺,支起风箱和铁砧,夫妻搭档,为村民锻打铁器:翻新锄头,加工绳钉,修复工匠的镊子,生意不温不火。

打铁铺的位置很显眼,既方便顾客上门,夏日又能纳凉。横斜逸出的榕枝上悬挂一块木牌,上书“打铁铺”三个歪歪扭扭的墨字,纯属多此一举——铺子无遮无掩,像个路边摊,本就一目了然。

即便有了招牌,找上门的活计依旧零星,铺子的炉火常常三熄两着。老师傅自有章法,向来集零为整,非得等修补、打造的铁器攒到一定数量,才郑重地生起炉火。任凭顾客焦急也无可奈何,毕竟过了这个村,可就没了这个店。

当所有铁件加工完毕,老师傅并不熄火,而是用“缺氧焖炉”的法子封闭空气,保住火种,既省时又节约焦炭成本。再开工时,掀开炉盖、打开炉底通风口,拉动风箱,便能死灰复燃。一旦开火,面对火焰炙烤,他便一“站”到底。

老师傅每天早早守在铺子里,望着炉子出神。一旁的烟灰缸满了又空,空了又满,杯中的茶水淡得只剩下一缕微茫的茶色。有人劝他:“一大把年纪了,该歇歇了,况且打铁又那么辛苦。”他常常是“哼”两声,眼神含着笑意。他说:“并不是舍不得这门即将过时的老手艺,而是不想增添子女的负担。身体感觉还行,只是抡锤的胳膊不如从前自如了。”活到老、干到老,早已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底色,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。

起初,村里石匠纷纷把用坏的镊子拿来让他加工。术业有专攻,经他手锻打的镊子,比石匠自己锻打更胜一筹。只见他把一根根损坏的镊子插进炉膛,时不时翻转,让镊嘴受热均匀。等镊嘴烧得红中透白,他便左手操起铁钳,稳稳夹住镊头猛地拔出,“啪”一声掣在铁砧上。紧接着小锤轻敲、大锤紧跟,“叮当、叮当”的敲击声急促而富有节奏,每一下都精准落下。随着铁锤起落,原来变形的镊子渐渐有了模样,或开山镊,或“戥石”镊,轮廓分明。这还不算完,紧接着淬火、回火、浸水冷却,一套工序下来,才算真正完工。随着打石工具的演进,如今这单生意也没有了。

老师傅仅是一位普通的手艺人,可这间小小的打铁铺,却有着莫名的吸引力。前两年,镇上幼儿园的老师竟将它列为研学项目,经常领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小朋友前来观摩。孩子们围在铁砧旁,小眼睛放亮,全神贯注地看着老师傅挥锤锻铁。一起一落间,老手艺就这样撞进了孩童的眼里,印刻在心里。

但愿这叮当的锤声,能在乡音里多停留一段岁月,让这份滚烫的匠心,留在村庄的记忆里。



(CFP图)

父亲的脊背

□余全荣

每每在街上看见迟暮的老人,或背影佝偻,或背脊挺直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。时光磨人,不经意间我已到了知天命之年,世间人、事流转,许多面孔早已模糊,父亲的音容笑貌,言谈举止依然清晰,藏在记忆最深处的是父亲的脊背。

父亲年轻时曾经戍守海疆,是一名炮兵。复员归家时,军人特有的挺拔身姿,吸引了很多目光。那时的父亲,背脊总是挺得直直的,高高的个头,声音洪亮,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意气风发。

他被分到邻县的水泥厂,那时薪资微薄,实在难以支撑全家生计,他毅然回乡,扛起锄头,成了一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人,这一种,便是一辈子。打记事起,印象中,父亲常常扛着锄头,走过田埂,进入菜畦,熟练地一下一下锄着地里的草,时不时弯腰扶一扶庄稼。干活累了,就坐在田埂上,和隔壁菜地里的叔叔伯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,聊的内容大多是关于天气和收成之类的话题,我听着似懂非懂。那时候的我感觉父亲背脊开始有一点点弯。

父亲其实并不擅长种地,地里的收成往往抵不过家用,但他从不懈怠。农闲时,他常常出去撒网捕鱼,有时会带上我和哥哥,凌晨出发,东方未白,空气里浮动着一丝凉意与水的腥味。他立于船头,背脊一挺,奋力将网撒开,网缘铅坠在空中划出弧线,坠入水中,溅起水花,那“哗啦”声,常常惊起芦苇丛中栖息的野鸟。收网时,鱼在网中跳跃,鳞片映着初露的晨光,闪闪发亮,如同鲜亮的碎银子。父亲不言,我们亦不敢高声喧哗,唯有水声哗哗。

父亲有一辆板车,他经常拉着满满一车的菜去城里的市场卖,忙的时候一天会来回好几趟。有时我们会跟着父亲一起,遇到路滑不好走就帮忙推推车,看着父亲吃力地在前面拉车,背脊弯得几乎垂到地面上了,心酸却不敢表现出来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们渐渐长大,父亲渐老,背影越来越不挺拔。但性情憨直的他,常教诲我们:“做人要有骨气,做事要有原则,背可以弯,心里的脊梁绝不能弯。”这话如刻石般印在心上,如今我童年最珍视的“字帖”。我常常趁父亲不注意,偷偷翻看模仿,连握笔的姿势也都刻意效仿。父亲总跟我们说:“字是门面,读书是出路。”即便家境清贫,他也咬牙坚持供我们读书,说再苦再累,只要我们想读书,他便一定供到底。当我成了村里的

第一个女大学生,发现父亲的背脊又一次挺了起来。

父亲深谙“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”,按着我们的性情规划前路:让哥哥学画瓷器,让我走读书之路,如今我也算是桃李芬芳好几园了……

我常常以为像父亲这样刚毅如山的男子,应不知眼泪为何物,却没想到他也有泪湿衣襟的时候,一次是为我筹集学费,一次是在电话里倾诉对儿女的牵挂。

父亲如老家巷子口的那棵老樟树,默默扎根,用平凡却努力的一生,给了我们最厚重的庇护。这世间的父爱,大抵都是如此,不事张扬,却如星光照亮孩子的前路。



(CFP图)

一缕饼香寄清明

□林新发

这天漫步在古城的老街,我无意间瞥见街边的粮油店门口摆着几个炉子,上面架着的烤盘摊着薄薄的润饼皮。淡淡的面香随风飘散开,丝丝缕缕“闯”入鼻腔,万千思绪也似挣脱了束缚,顿时带着我回到了过去。

儿时的清明节,没有繁复的仪式,也没有太多的愁绪,让我念念不忘的只有阿嬷做的润饼菜。时隔多年,每每想起,唇齿间依旧泛起化不开的香甜与想念,那是世间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替代的,独属于家的滋味。

清明节这日,天边泛起一抹鱼肚白,阿嬷便挎着竹篮,踏着田埂上微凉的晨露,去田里采摘春菜了。回家后,她又马不停蹄地赶去菜市场,置办做润饼菜的特色食材。往往等我揉着惺忪睡眼从梦中醒来,老屋厅堂的八仙桌上,早已摆好一摞润饼皮和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馅料,光闻香气,就令人食指大动。阿嬷的手向来灵巧,卷饼的动

作更是娴熟又温柔。她先将薄如纸张的润饼皮轻轻摊开,再把焗炒得鲜香入味的馅料放在饼皮中,接着麻利地卷起,一边卷一边将两侧的皮往中间折拢,转眼间一个温热的润饼菜,就妥帖地递到我手中。

早在一旁眼巴巴等候的我,迫不及待地接过,咬下一大口,软糯的润饼皮搭配鲜香的馅料,不同滋味在口中交织,让人倍感满足。这小小的一卷吃食,也是我儿时最难忘的味道,怎么都吃不腻。

后来年岁渐长,我渐渐明白了清明节的含义,原来它不只是一个节日,还是追思先人、回望过往、留存家的温情与牵挂的日子。不过阿嬷并不懂太多过节的讲究,只知这一日要备好应季吃食,用最平实的方式寄托思念,祈愿家人平安。她常在卷饼时念叨,清明吃了润饼菜,一家人的日子就能过得顺遂。

离开家后,我去过许多地方,也尝过不少风味小吃,可一直寻不到与记忆里

润饼菜相似的食物。我也曾在异乡买过润饼菜,或是尝试自己照着阿嬷教的做法“复刻”。只是买的食材少了故乡田野的灵气,也少了老屋独有的烟火气,做出来的润饼菜始终差了点味道,更让我找不回儿时捧着润饼菜满心欢喜的感觉。

后来读过不少诗词里的清明,看诗人写烟雨朦胧,写春风料峭,写不尽的思念与不舍。而我心中的清明节,从没有文人墨客笔下的凄婉,唯有阿嬷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,她眼角温柔的笑意,耐心照料我的模样,跨越漫漫时光,依旧清晰如昨。

如今,老屋早已不复旧时模样,也不会有阿嬷从厨房走出,再递给我一卷热气腾腾的润饼菜。偶尔路过老街的小吃摊,看见有人现做润饼菜,薄饼摊开,馅料码得整整齐齐,我仍会忍不住停下脚步,站在一旁看一会儿。闻着熟悉的香气,就像又回到了小时候,等着阿嬷把刚卷好的润饼菜,轻轻递到我手里。

茶余饭后

古诗词里的思念

●对朋友:借春日景物抒发思念,感叹友人离去后再无知己相伴。

出处: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——宋·黄庭坚《寄黄几复》

●对亲人:祭拜至亲,泪流不止,表达与亲人阴阳相隔的深切思念。

出处:林间滴酒空垂泪,不见丁宁嘱早归。——唐·陈去疾《西上辞母坟》

●对恩师:回忆往年拜访老师的情景,哀悼先生离世,表达深切悲痛。

出处:往年偏共仰师游,闻过流沙泪不休。——唐·刘言史《访清江山人》

●对爱人:追忆昔日相伴时光,抒发天人永隔的悲痛与绵长思念。

出处: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——唐·元稹《离思五首·其四》

●对晚辈:痛惜年少早逝,叹生命无常,寄予心疼与惋惜。

出处:可怜白骨攒孤冢,尽为将军觅战功。——唐·张翥《吊万人冢》

百姓纪事



(CFP图)

这天漫步在古城的老街,我无意间瞥见街边的粮油店门口摆着几个炉子,上面架着的烤盘摊着薄薄的润饼皮。淡淡的面香随风飘散开,丝丝缕缕“闯”入鼻腔,万千思绪也似挣脱了束缚,顿时带着我回到了过去。

儿时的清明节,没有繁复的仪式,也没有太多的愁绪,让我念念不忘的只有阿嬷做的润饼菜。时隔多年,每每想起,唇齿间依旧泛起化不开的香甜与想念,那是世间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替代的,独属于家的滋味。

清明节这日,天边泛起一抹鱼肚白,阿嬷便挎着竹篮,踏着田埂上微凉的晨露,去田里采摘春菜了。回家后,她又马不停蹄地赶去菜市场,置办做润饼菜的特色食材。往往等我揉着惺忪睡眼从梦中醒来,老屋厅堂的八仙桌上,早已摆好一摞润饼皮和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馅料,光闻香气,就令人食指大动。阿嬷的手向来灵巧,卷饼的动

松松土,等花开

□郭菲霞

再凑近一瞧,花盆中的土松松散散,好似一阵风吹过就会散开,当下心里不禁犯嘀咕:“这样做真能把花养好吗?”

把花盆放在车子的后座,等红灯时回头再看,盆里的土已经被摇晃出来一些散落在脚垫上,那株墨兰也是摇摇欲坠,我当下更加怀疑大爷教的方法。回到家,我强忍着想把土按压紧实的冲动,仍然依照大爷的嘱咐,小心翼翼地将盆栽放在窗台上。起初,我一直担心墨兰会歪斜,没想到半个月过去,这花非但没有倒下,反而从叶心抽出不少嫩生生的新芽,看起来比在店里时还要精神。

这时我才慢慢琢磨透大爷的话,原本我想把土压实,觉得这样才能给墨兰提供一个

稳固的支撑。却不知这种花的根最怕憋闷,土一旦压实,浇的水排不掉,气又进不来,根系在土中就无法呼吸,很快便会烂掉。回想以前没养好的几盆花草,我本以为是施肥不够或是浇水不足,如今想来,估计是因为当初自己执意压实土壤的执念,反倒破坏了植物的生长环境,是好心办了坏事。

后来翻阅书证,北方的旱作农业讲究虚土保墒,锄地时要把表层锄松锄虚,既防水分蒸发,也能让庄稼根系扎得更深。这么看来,无论是养花还是种庄稼,都要守住最关键的透气性,让生命自己去找平衡。

这份关于“松土”的感悟,无形中解开了我对女儿的“紧箍咒”。以前我担心她行差踏错,恨不得把她的时间填得盆满

里的土,平时紧盯她的作业完成情况,还把她的周末行程排得满满当当。结果女儿就像植物缺氧的根,做事变得愈加拖沓,眼里还没了光彩。

后来,我试着用养花的“松土法”,忍住不去催促女儿学习,也将周末的时间留给她自行安排。没想到我不再紧盯她,女儿却自觉定好闹钟,不仅利索地完成了功课,还有空闲在桌前安安静静读完了那本搁置很久的科幻小说。那天夕阳透过窗纱洒在她身上,那种久违的专注与松弛,是我以前怎么吼也吼不出来的。那一刻,我明白了世间的爱,未必都要沉甸甸才叫真心,有时候松松土,留些呼吸的空间,顺应天性的松弛,反而才是对生命最好的滋养。

美文热读

周末逛花卉市场,路过一家园艺店,我一眼便相中了摆在店门口的几盆墨兰,它们的叶片舒展,根茎饱满,若是放在家里当装饰,定能增加几分雅趣。于是我挑了一株长势最旺的墨兰,又买了一大袋黑亮的营养土,心想这土肥沃,回去把花盆填满,一定能让花枝“站”得稳当。

卖花的大爷见我选了大份的土,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,赶忙劝说:“姑娘,回家给盆栽换土,可千万别压实,土倒进盆里要记得抖几下,留点空隙,花才能长得壮。”见我满脸疑惑,大爷干脆蹲下身亲手示范,只见他抓起一把营养土轻轻洒进盆里,既不按压也不拍打,任由泥土松松垮垮地堆积在根系周围。等大爷处理好,我